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
會上的講話」發表十週年

光明日報社編印



光明日報叢刊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
會上的講話」發表十週年

光明日報社編印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
講話」發表十週年

一九五二年九月初版

編輯兼發行者 光明日報社

印刷者 光明日報印刷工場

社址：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二號

初版一印(52.9)1--6000

目次

繼續爲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鬥爭	人民日報社論（一）
在毛澤東旗幟下長遠做一名文化尖兵	郭沫若（九）
認真改造思想，堅決面向工農兵	茅盾（一四）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週年	周揚（二六）
要爲人民服務得更好	丁玲（四一）
糾正錯誤，改進領導，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文藝方針	夏衍（五一）
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	老舍（五九）
永遠向前	曹禺（六七）
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週年	田間（七二）
談思想感情的變化	周立波（八一）
在毛主席的文藝方針下做一個有用的文藝兵	丁毅（八七）
還在學習的路上	康濯（九三）

衷心感謝毛主席.....	茅 明 (一〇四)
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舒 蕪 (一一〇)

附 錄

工人群眾對文藝工作的意見和希望.....	人民日報 (一二七)
農民迫切要求文藝食糧.....	人民日報 (一二六)
要更好地為兵服務.....	人民日報 (一三三)

繼續爲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鬥爭

——紀念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週年

「講話」發表十週年

十年前的今天，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了關於文藝問題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講話。這一個講話，在中國革命文藝運動上第一次明確地深刻地解決了文藝工作中的根本問題——文藝和工農兵羣衆結合的問題，並由此給文藝工作者和一切革命知識分子指出了如何改造自己以求得和工農兵羣衆相結合，如何爲工農兵羣衆服務的正確道路。毛澤東同志在這個講話中結合着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實踐，卓越地發展了列寧關於文學藝術的黨的原則。同時，這些問題，不僅在文藝工作中是重要的，在其他一切文化思想工作中和革命工作中同樣是根本性質的問題。因此，這個講話，不僅對於文藝工作的前進和發展，具有偉大的指導意義，而且對於一切思想工作，一切革命工作的前進和發展，都具有偉大的指導意義。這是一部關於革命文藝的，也是關於革命的思想工作的輝煌的科學著作。

十年以來，在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文藝方針下，文藝工作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我們的革命作

RAIL41/03

家中產生了大量的以反映工農兵的生活和鬥爭爲主要內容的作品，並開始糾正了八股式的文風。有相當數量的作品，受到廣大羣衆的歡迎。在革命鬥爭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時，工農兵羣衆中的文藝活動，有了從來未有的廣泛的開展，並從工農兵羣衆中出現了一些作家。這一切，說明我們的文藝運動已經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

但是，我們的文藝所達到的成就，離開毛澤東同志所給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任務，還有着很大的距離。和中國人民在革命鬥爭和國家建設中所獲得的光輝成績相比，和中國人民對於文化生活的日益增長的要求相比，我們的文藝工作的進步就顯得太慢和太薄弱，還不能適應國家和人民的需要。我們還缺乏反映中國人民偉大鬥爭的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令人滿意的作品。近兩年來，由於革命在全國勝利後所帶來的新的情況，固然促使文藝運動有很大規模的發展，而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新的問題。大批未經改造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參加了革命文藝的隊伍，從他們中間帶來了一些舊社會的意識殘餘和非無產階級的文藝思想。一部分來自老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在進入城市以後，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和影響，迷失了原來的方向，而文藝界的許多領導同志又放棄了或惰怠於思想領導的工作，陷入事務主義的泥坑。這就使文藝工作中產生了相當嚴重的思想混亂的現象，使文藝創作缺乏生氣，使文藝工作不能有效地担負起它應有的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前進的重大任務。

目前文藝界存在的思想混亂的情況，主要是表現在下列兩方面：

首先，也是主要的，是資產階級思想對於革命文藝的侵蝕。這表現爲脫離政治，脫離羣衆，追

求資產階級的藝術形式，追求小資產階級的庸俗趣味，在虛偽的化裝下，宣傳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錯誤思想以至反動思想。電影「武訓傳」便是這種傾向最典型的表現。在去年和今年的文藝整風，特別是在「三反」運動中，更明顯地暴露了這種思想在革命文藝陣營中普遍而嚴重的侵蝕影響。這種傾向的發展不是偶然的。主要的，是由於近兩年來文藝界中間缺乏嚴肅的、認真的、堅持立場與原則的思想鬥爭。許多革命文藝工作者，對於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宣傳，採取了無原則的容忍和熟視無睹的自由主義態度，或者甚至可恥地喪失立場地表示讚揚與阿諛。這樣就混亂了文藝思想上的界綫，模糊了文藝的階級立場，使資產階級思想得到滋長的機會。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針的貫徹執行，必須通過不斷的思想鬥爭。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中指出：「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也就是說，首先要劃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界綫。這是當前文藝運動上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在批判「武訓傳」和文藝整風運動中已經提出來了，但是要認真地解決，還需要作更大的努力。

其次，和上述傾向看來似乎相反，而實際上也是脫離羣衆脫離生活的，便是文藝創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傾向。這種傾向主要地是由於庸俗地了解文藝的政治任務而來的。這類作品，除了撿來一些口號和概念之外，空無所有。它的人物是沒有血肉沒有性格的，它的內容是缺乏生活的。它只是把膚淺的政治概念和公式化的故事粗糙地揉合在一起。它既不是現實生活的深刻的反映，因此，也就不會對羣衆產生真正的教育作用。這樣的作品寫出來並不要很大的努力，也很快就會被讀者所遺忘。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羣衆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

地全身心地到工農兵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羣衆，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自然形態的文學和藝術，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加工過程即創作過程，這樣地把原料與生產，把研究過程與創作過程統一起來。」又說：「……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組織起來，集中起來，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羣衆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羣衆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而我們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作家，恰恰是沒有出息的文藝家，因為他們把這些深入羣衆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和組織、集中、典型化的過程，一古腦兒都省略了。他們既沒有認真去研究現實生活，也沒有認真去從事藝術創造，他們只是閉着眼睛粗獷地對待現實和藝術。這應該說是文藝工作中的一種懶漢，而對於懶漢來說，是不可能要求他們對人民對政治有什麼真正的服務的。因此，儘管他們的作品彷彿很強調政治，而實際上却是取消了文藝爲政治服務的真正功用。

我們迫切地需要能够迅速反映現實鬥爭的文藝作品，但決不是概念化和公式主義的作品。現實生活是十分豐富十分複雜的，文藝家必須深入人民的生活，認真地觀察、體驗、分析、研究，真實地具體地深刻地反映生活中間的最本質的東西，表現現實生活中的最根本的矛盾和這種矛盾的各方面的運動形態，刻劃先進人物的精神和品質；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真正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鼓舞人們前進的作品。顯然地，這樣的作品是太少了。在我們的許多作品中，還沒有創造出真正可以被千百萬人當做學習的榜樣的人物；而這種人物，在現實生活中是很不缺少，他們是推動生活前進的先進力量。藝術家的責任，就是要揭示這種力量，用最大的熱情來表現這種力量，使他成爲千百

萬人的榜樣，鼓舞人民去爲美好的理想而鬥爭。顯然，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是不能夠完成這樣的任務的。正如高爾基所說，公式主義是不可避免地局限並歪曲了活生生的、急速變化着的現實。容許這種反現實主義、同時也是反歷史主義的傾向繼續泛濫，就會使我們的文學藝術爲政治服務的功用受到嚴重的損害。

上述兩種傾向的表現雖然並不相同，但是就其根源和結果來說，却是具有共同的特徵。它們同樣是根源於脫離羣衆和實際鬥爭，不關心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對於政治的無知以及思想的懶惰和麻木，因此它們所達到的結果都同樣是對於現實的歪曲，同樣是障礙革命文藝的發展的。毛澤東同志曾明確地指出：「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與藝術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與盡可能高度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真正的藝術品，必須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統一。否認思想性，這就是說，否認革命的文藝需要革命的政治內容，拒絕爲工農兵服務；否認藝術性，這就是說否認革命的文藝需要高度的藝術形式，拒絕深刻地研究生活、反映生活。顯然地，這兩種傾向都是完全違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的。

一方面，反對文藝脫離政治的傾向——這種傾向，實際上是使文藝去爲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另一方面，反對以概念化、公式化來代替文藝和政治正確結合的傾向——這種傾向實際上是破壞了文藝爲政治服務的真正目的。這兩方面，就是我們今天文藝工作中的兩條戰綫的鬥爭。也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我們既反對內容有害的藝術品，也反對只講內容不講形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綫鬥爭。」

要從根本上克服上述的以及其他一切的錯誤傾向，仍然是要求文藝工作者徹底進行思想改造。目前全國各地正在進行的文藝整風，就是要解決這個重要問題，而經常地組織文藝工作者到各種羣衆的生活和鬥爭中去，則是作家的自我改造和克服作品貧乏及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主要方法。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人民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離開了人民生活，就等於勞動沒有對象，沒有原料，就無從產生勞動的成品。許多文藝工作者忘記了這個極爲明顯的真理，結果就只能成爲魯迅所譏笑的空頭文學家、空頭藝術家，他們只能勉強寫出一些沒有生活內容、沒有人物性格的乾枯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組織文藝工作者參加實際鬥爭，進行創作，應該爲一切文藝部門的領導工作者所重視，應該成爲一切文藝機關文藝團體的主要任務。一切有創作才能、有創作經驗的文藝工作者應該使他們逐步從行政工作中解脫出來，轉而深入生活，從事創作；同時，還應有計劃地培養新的作家，特別是來自工農兵羣衆中的作家。忽視這一工作的領導人員和文藝團體，應該受到嚴厲的批評。

文藝既然首先應當爲工農兵服務，文藝工作者就必須注意在自己的藝術創造上採取爲羣衆所愛好的、便於羣衆接受的形式；注意研究我們民族的藝術傳統，研究羣衆自己的創作。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普及和提高、專門家和做普及工作的同志之間的關係，是唯一正確的、爲一切文藝工作者所必須遵循的關係。我們反對目前文藝工作中還嚴重存在的輕視普及的傾向，同時也反對普及工作中粗製濫造的惡劣作風。單純技術觀點是錯誤的，這種觀點以爲技術就是一切，而抹煞更重要的研究生活的工作和抹煞革命的政治內容。但這並不能給那些粗製濫造的人們提供藉口，說藝術可以不要

技術。相反地，我們應該正確地和認真地學習技術，這就是說提高技術必須和深入生活、深入羣衆密切結合，必須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的階級鬥爭密切結合。只有深刻地研究了人民生活，認識了階級鬥爭，研究了羣衆的語言、愛好，技術才能幫助你恰切地去表現生活，表現階級鬥爭。

開展文藝批評，是推進和提高文藝工作的重要條件。我們十分需要真正科學的、具體分析的、不僅是思想的而且是藝術的批評。只有這樣的批評，才能給作家和讀者以有益的幫助。在批評工作中要防止簡單化的、罵倒一切的粗暴現象。批評工作者不僅要有高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修養和各種政策知識，而且也要和作家一樣去研究生活，了解生活，這樣才能做到不是從概念出發來批評作品，而是從生活出發來批評作品。

文藝工作，不論是創作和研究，都是需要長期努力和刻苦勞動的工作。在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間，有不少認真刻苦的人，他們也是比較有成就的。但是，在許多中間，甚至在部分領導幹部中間，却缺乏對於工作的認真嚴肅的作風，或者自高自大，自以爲是，賣老資格；這些人並沒有多少知識，却又不肯虛心學習，不善於接受羣衆的意見，對藝術工作採取粗暴武斷的態度，這是一種十分惡劣的傾向。他們任意把粗製濫造的作品，塞給人民，以滿足自己的發表慾，甚至把文藝工作當作個人獲取名利的工具。他們不是力求利用任何一點可能的機會來豐富自己的知識，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並爭取與勞動人民建立密切的聯繫，而往往在無事忙中度過日子。這樣他們也就永遠不可能改進他們的工作，產生優秀的作品。

要改進和提高文藝工作，就必須繼續認真地深入地學習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

話」，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思想，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事實證明，在文藝工作上也和在其他工作上一樣，當我們依照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進行工作時，我們的文藝就取得了新的成就和新的勝利，而一旦離開他的思想，放棄他的方針，那就是實際上離開了羣衆，離開了生活，離開了革命的階級鬥爭，我們的文藝工作就失去生命，失去戰鬥的目標和戰鬥的力量了。

中國人民正在從各方面努力地建設着自己的強大幸福的祖國。在國防、工業、農業、文化建設的各條戰綫上，都從羣衆中湧現了無數英雄的人物和英雄的事蹟，給了我們的文藝家以無限廣闊的生活的天地和無限豐富的寫作的源泉。人民的文藝工作者的責任，就是要依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以火樣的熱情投身到羣衆火熱的鬥爭中去，到那裡去一面改造自己，鍛鍊自己，一面吸取豐富的創作材料，創造出許多爲工農兵和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作品；把我們生活中的不朽的英雄人物體現到我們的藝術作品中，使它成爲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偉大的力量。在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十週年的時候，每一個文藝工作者都應該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針檢閱一下自己的工作，得出經驗，改正錯誤，提高我們的政治的責任心和藝術的嚴肅性，以便勇氣百倍地來迎接新的更大的任務。

（原載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

在毛澤東旗幟下長遠做一名文化尖兵

郭沫若

毛澤東主席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在中國文藝工作實際中的具體的運用和發展。文藝必須爲工農兵服務，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把書本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移到羣衆中去，學習工農兵，熟悉工農兵，從而表現工農兵、鼓舞工農兵、教育工農兵，使文藝成爲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根本方向的確定之下，使許多意見分歧的矛盾問題得到很美滿的辯證的統一。有如普及和提高的統一、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階級友愛和階級仇恨的統一、歌頌光明和暴露黑暗的統一、動機和效果的統一……透徹地解決了「五四」以來在中國文藝界中、在一般文藝理論中所存在的許多歷史性的問題，因而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獲得了很充實的內容。

已經到過延安或其它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得到毛主席這樣懇切的指示，由於革命根據地的客觀條件使這革命的文藝理論容易實踐，更加上個人的主觀的努力，有不少的朋友對於文藝、對於革命、對於人民是有了很好的貢獻的。十年來以延安爲發祥地蓬勃發展起來的人民文藝，不僅受着國內人民的歡迎，而且也受到國際友人的歡迎。這就明確地證明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藝方向的正确性

和普遍適應性。

沒有到過延安的文藝工作者不幸地是受着限制了，這猶如我在牆陰裏的花沒有見到太陽。黨年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區域裏面活動着的文藝工作者，凡有前進意識的人都是憧憬着革命聖地延安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一部分人是接觸到了，也有意識從事實踐，但在反動區域裏面，接近工農兵是很困難的。對象不變，生活不變，因而文藝的品質也就沒有多少改變。這是客觀條件上的限制。還有主觀條件上的限制，便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의思想和封建思想在各種不同程度上的頑強性限制着作家們採取立場上的根本轉換。毛主席已早就說過「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今天已經十年了，然而很多的人，我自己也包含在內，並沒有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這並不說明毛主席對於困難的估計有些過低，而是說明我們克服困難的主觀努力實在是太不夠。努力克服的人要十年八年，不努力克服的人豈不是要更長遠的時期，甚至要把問題一直拖進坟墓裏去嗎？

三年前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全國文藝工作者的大會師。在大會上代表們一致舉手接受了毛主席「講話」中所指示的文藝方向。背遵循這個方向而努力的朋友是有成就的。如在抗美援朝的愛國運動中，一部分的文藝工作者正發揮着有效的作用，產生了不少的優秀作品。但從一般來說，我們的文藝成就還不能滿足現實的要求。如果和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突飛猛進的建設工作比較起來，我們的步調就更顯得落後。不問是文學藝術的那一部門，也不問是創作、批評、理論教學、行政領導的那一方面，都有同樣的停頓現象。結果就使

錯誤的或反動的文藝作品得以銷行於市場，像鼓吹奴化教育、歪曲革命史實的電影「武訓傳」之能攝製、放映、甚至受到相當廣範圍內的稱讚，簡直可以說是文藝戰綫上的「資產階級思想的猖狂進攻」了。

現在已經是人民作了主人的時代，已經是實行着由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時代，再沒有什麼反動政權的客觀條件的限制可以作為藉口了。責無旁貸，只能怪我們大多數人的主觀努力不夠，怪我們的思想麻痺、癱瘓、沒有認真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認真「把屁股移過來」。經過中共中央所發動的對於電影「武訓傳」的批評，連撞警鐘，這才使得大家有些憬然覺悟了。去年十一月下旬北京文藝界作為全國的先導發動了整風學習運動，用以整頓文藝思想、改進領導工作，是完全必要而適時的。這一學習運動、和教育界與科學界的思想改造運動，略有先後地在同一時期內發動了起來，而緊接着又發動了全國範圍的三反五反運動。經過這樣大規模的思想改造的學習，一部分人的思想麻痺症、思想癱瘓症，應該是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

思想改造是一種長期性的艱劇鬥爭。集中性的運動雖然可以告一段落，但每一個人的和整個社會的改造過程却和一切的新陳代謝機構一樣是永遠不能中止的。新陳代謝機構的中止就意味着腐化，意味着死亡。我們是不甘心腐化，不甘心活着便成為死屍的，唯一的出路便是經常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而不斷地移諸實踐，把思想化而為行動，從行動中促進思想的活潑潑的生機。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羣衆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兵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羣衆，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與鬥爭形式，一切自然形態的文學和藝術，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加工過程即創作過程，這樣地把原料和生產，把研究過程與創作過程統一起來。」

十年前毛主席所給予我們的號召，今天依然是聲音琅琅的，將來也會長遠地聲音琅琅的。——至多只是「階級」不會存在而已。我們必須照着這樣做，然後才能使思想得到認真的改造，把立場站穩，把階級轉換過來；也才能夠真正「有出息」，有研究上和創作上的表現。要是不照着這樣做，毛主席也早就在十年前警告過我們了，我們就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否則——毛主席說——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沒有原料或半製品，你就無從加工，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裡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這警告是十分真切的，我自己就是一個很適當的證明。我自己也是一個文藝工作者，以前既會從事創作，也曾從事批評，而今天又担负着文藝行政的責任，但兩年多來可以說是毫無成績的。原因就由於我脫離了羣衆，脫離了生活。我沒有「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兵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因而我失掉了創作的源泉，沒有可以加工的原料和半製品了。

從舊社會的薰陶中出來的文化工作者，不管是文藝家、科學家、教育家，就如從同一娘胎裡出來的兄弟姊妹一樣，大抵有同樣的面貌，作風和傾向。文藝工作者輕視工農兵、輕視普及工作、脫離